

「從鬼稻到蓬萊米: 磯永吉與臺灣稻作學的發展」評論意見

吳聰敏*

2008.11.8

本文分析磯永吉在蓬萊米開發與推廣過程中的角色。作者的分析「著眼於臺灣學術史研究之探討」(頁2), 不過, 全文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磯永吉的生平。作者收集了很多的關於磯永吉的著作, 讓讀者了解了磯永吉的生平細節。以下是一些個人閱讀的心得, 提供作者參考。

1. 本文部分之討論不正確。例如, 第7頁說「1932、1933年間, 日本因稻米生產過剩, 影響及臺灣稻作的生產」。依據高橋龜吉(1937, 頁192)所整理的資料, 日本的稻米產量在1930年是59,558千石, 1931年大幅增加為66,876千石, 1932年為55,215千石, 1933年為60,390千石。因此, 稻米生產過剩應指1931年, 而非1932與1933年。

台灣的稻米產量在1930-1934年之間是持續增加的。另一個相關的証據如下。依據《總督府統計書》, 台北中等在來米價格在1930年每斗為6.32圓, 1931年跌至4.30圓, 1932年回升至6.53圓。

2. 本文部分資料引用有誤。例如, 作者在第3頁說「臺中廳... 水田約有72,000餘甲, 所生產稻米占全臺總農產額的81%」。依前後文意, 作者似乎是在討論1914年的狀況。但依據《總督府統計書》(1914年版, 頁313), 1914年臺中水稻種植面積(兩期合計)是106,706.39甲, 稻米收穫量占全台灣稻米收穫的28.3%。
3. 本文的分析以磯永吉與蓬萊米為中心, 並且「著眼於臺灣學術史研究」(頁2)。磯永吉對於台灣稻作品種之改良、推廣, 以及農業發展顯然有莫大貢獻。但是, 若就蓬萊米種之開發而言, 磯永吉似乎並未扮演關鍵的角色。作者在第16頁中說明, 蓬萊米開發成功的關鍵是1919-1922年之間, 「磯永吉、末永仁等人發現『幼苗插植法』足以克服上述缺陷」。此處所謂的缺陷是指稻米種植時出現早熟, 稻莖矮等問題。

* 台大經濟系教授。本文發表於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與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舉辦的「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8年11月8日。

「幼苗插植法」的發現是蓬萊米開發成功的關鍵，這一點是文獻上的共識。例如，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38) 與川野重任 (1941) 都有此說法。不過，由川野重任 (1941, 頁 31) 所引述的資料可知，發現「幼苗插植法」的並不是磯永吉，而是末永仁。事實上，本文在第 3 頁中說明，在 1919 年 5 月到 1921 年 6 月之間，磯永吉曾到歐美各國考察約 1 年 6 個月，因此，他不可能是「幼苗插植法」的發現者。

由此看來，1950 年磯永吉在演講中說「蓬萊米之所以能培育成功，是大家努力的結果，決非其個人之功勞」(頁 30)，可能不完全是自謙之辭。

4. 磯永吉不是蓬萊米開發成功的關鍵人物，但是，他被稱為「蓬萊米之父」。因此，他的貢獻可能是在於育種學的研究，或者是蓬萊米的推廣上。作者如果能夠釐清磯永吉的主要成就，我個人認為本文會更有貢獻。
5. 最後，本文部分的討論內容在前後節中重覆出現。譬如，第 4 頁說明蓬萊米的命名過程，第 18 頁中再度出現。第 5 頁中說明磯永吉於 1937 年初到中國福建訪問，第 26 頁中重覆出現。有些段落的文字也值得再修飾一下。例如，第 6 頁的第 3 段，前面 4 行談到 1902 到 1905 年之間台灣米出口到日本，第 5 行突然跳到 1931 年，文字銜接有點突兀。

參考文獻

川野重任 (1941), 《臺灣米穀經濟論》，東京：有斐閣，林英彥譯，《日據時代臺灣米穀經濟論》，台北：台灣銀行，1969 年。

高橋龜吉 (1937), 《現代台灣經濟論》，東京：千倉書房。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38), 《臺灣の米》，台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